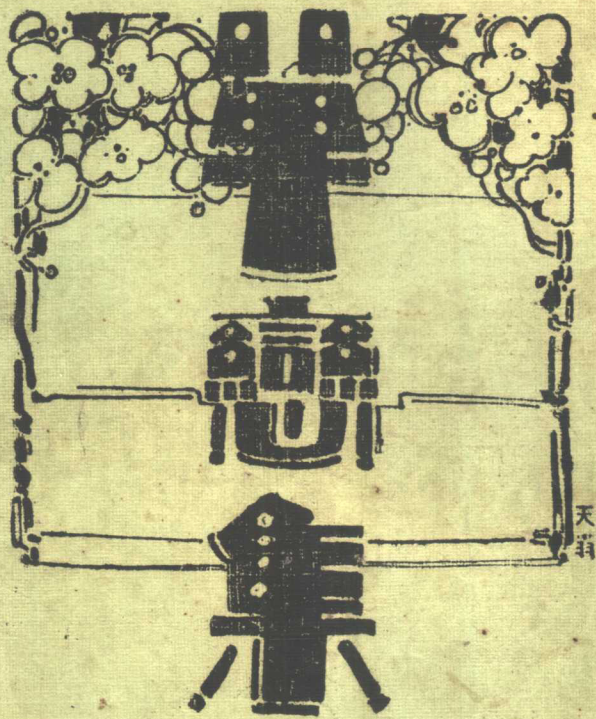




1924

單
戀

鎮海張靜庭著

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

(定價大洋三角)

中國文學會出版物

●第一種●

單戀

(全一冊)

版權
所有

著者 鎮海張靜廬
出版者 中國文會
發行者 無錫黃濟惠
印刷所 梁溪圖書館

總發行所 梁溪圖書館
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
各埠各大書局

中國文會出
版物第三種

前塵

出版
預告

——王瀛洲著

是書述一少年鄒蔭璜、與其妻袁非余、稅居於愛國五人會左鄰、會有理事賀介秋、與蔭璜爲故交、因常至鄒家、鄒以十年老友、故亦無所疑、豈知介秋人面獸心、竟誘非余、且兩嗾非余請律師挾鄒離婚、鄒雖知賀所爲、以面子關係、忍痛與非余絕、此事全爲官事、讀者若詳細推求、蛛絲馬跡、不難得此中人線索、嗚呼、交友不慎、動輒罹殺身之禍、王君草此作、非有嫌於賀、蓋欲警世人勿忽視交友之道也、

中國文會出
版物第四種

海棠零話

出版
預告

——
張靜廬先生著

本書由張君選其歷年所著海棠花館筆記而成，內多記述兒女情

事，纏綿哀婉，讀之令人迴腸盪氣，未附『靜廬隨筆』一卷。

中國文會出
版物第二種

戀愛與文學

出版
預告

——沈蘇約先生著

蘇約先生長於小說家言，尤善於批評文學，議論透澈，文筆流利，久爲知者所稱道，是編即萃其平日論文而成，凡二十餘篇，彙於商餘刊載時，曾備受閱者歡迎，想見其價值也。

序

徐卓呆

人。是感情的動物。人而無情。就不成其爲人。

小說是描寫人生的。所以小說能從『情』字上取材料。便容易有好小說。近來把『情』字爲主位的小說。出現得不少。尤其是戀愛小說。最占多數。

戀愛小說。確是『情』的小說中最難做的小說了——我就不會做戀愛小說——。但往往千篇一律。成一種時裝的才子佳人卿卿我我之舊小說了。

吾友張君靜塵。獨於『情』的小說中。最難做的戀愛小說上。避去舊腔調。另闢一徑。專描寫單方面的戀愛。不是難上加難麼。然而張君竟在這類的創作上成功了。他已把這創作數篇。彙刊成書。題曰單戀。可以使戀愛小說界。出現一顆彗星了。

序

嚴獨鶴

序

老友靜廬。擅小說家言。而不以小說家名。弱冠橐筆。北走燕魯。南遊閩粵。執業報界。見聞淹博。時以感觸所至。演爲小說。昔太史公常遊名山大川。故爲文有奇氣。吾於靜廬亦云。本編所刊諸作。係其近著。多爲吾所愛誦。靜廬書來囑爲序言。爰草數語以應。

甲子春嚴獨鶴序於新聞報館

序

陳仲岡

張子靜廬。緝其一年來所爲小說。事屬單戀者合刊之。名曰單戀集。既付印。屬予爲文序之。予自與靜廬相識。已四五年於茲。然所讀靜廬之小說。並不多。似不必由予序之。顧以靜廬與予之友好。烏可無一言以進之。予嘗謂小說之佳者。乃人於閒暇中。無心而得之。若力欲求工。刻意爲之。便無可觀。今之世。執筆爲小說家言者。亦已多矣。大抵朝脫稿夕付刊。章成急就。志在圖利。自無佳處可尋。若靜廬者。初無意於小說。每於靜中無事時。揮毫抒寫一二。則其小說必有可以動人者無疑。單戀中小說。大半嘗刊於商報之商餘。予亦嘗略窺一二。故能知其大概。單戀者。即俗語單相思之謂。男女之愛以兩者互相歡悅而成立。若一以愛往。一以憎却之。則不足言愛。不足言愛。而尙自命曰。我愛伊。我愛伊。勢必資人笑罵。而爲作諧謔小說者採其成書。讀者得因此而發笑焉。人在抑鬱之後。欲舒爽其心胸者。舍單戀集。無他求矣。

旅館之一夜

明江旅館四號寓客湯君的朋友章樸。很注意其對面第十號房內之女客的行動。不時的探頭探腦去張望。那時十一號房裏祇有這女客一人。已卸了晚妝。斜靠在枕上看小書。房門是半掩着。從這一條縫裏看進去。或看出來。都能夠打個照面。章樸靜悄悄地站在門檻上。兩隻烏溜溜的眼珠。放出一線奇光。直頂在那十一號房內床上躺的這位女客面上。那女客亦不時抬起頭來看他。但是一看之後。却又低下去了。有時却還移動伊所坐的位置。迴避章樸的目光。這樣的移動了幾次。那女客雖然仍一樣的喧着看書。但是其位置已超越章樸於門縫裏所能睨到的視線以外了。於是章樸退回坐在四號房裏的床上。發出許多不可思議的長吁短歎。又高聲的背誦疑雨

集裏的情詩。讀完了一首。他便站起來到那門口瞧一會。他心裏似乎想借空氣傳播聲浪之力。託他傳遞到那十一號房內女客的耳鼓裏去。想睡在那床上看書的女客。也曉得對面住的那位客人。却是斯文人呀。或許伊看的書就是這一類的書。或是伊從前也曾讀過這樣的書。那麼伊一聽到他所吟的詩。伊的心終不免要受着些震動罷。而冥冥中便向他表同情了。他因為存了這樣的理想。所以不斷的徘徊着。嘴裏也不斷的唸着。過了一會。那十一號的門開了。章樸想他的計畫第一步已成功了。於是急忙忙的跑到自己房間門口。伸首一望。原來十一號的女客也站在房門口。却正和他打了一個照面。那女客忙縮回身子。房門仍舊掩上。但是這一回的門雖也關着。那縫却比前次離開得闊多了。大概從四號門口瞧進去。能夠看到對室的着衣鏡上。從着衣鏡再反映着。約摸可以看到房內的大半部。女客在那裏重

整晚妝。用粉敷了面。又用木梳梳伊額前鬆蓬的捲髮。又時常在鏡內偷看室外人的舉動。剛巧又打了過照面。章樸笑了。那女客也微微地笑着。轉身坐在靠壁的床上。向在床邊的桌子上放着的手提袋內。取出許多信札。看一封。摔碎了一封。摔完了。又取出一張約摸四寸大小的不知誰何的照片。呆呆地望了一會。重擺在袋內。抬起頭來。又向外面看了一眼。好像看着章樸仍站在對面門檻上站着。並且好像伊也曉得章樸在那邊偷看伊的舉動似的。於是伊又向袋內拿出一張信箋。用旋轉鉛筆在紙上不知寫些什麼。一面寫。一面又不斷的向外邊睨着。這時候章樸真樂極了。悄悄地向他的朋友湯君報告道。我的第二步計畫又快告成了。伊在那裏寫字條兒給我了。那女客寫好了。將信箋方方整整的摺着。拿在手裏。站起來走到衣鏡前。重整伊的衣裙。並用鞋拂拍拍伊的鞋。好像表示伊要出門去了。好了。

便輕輕地將門拉開。一眼瞥見章樸直挺挺的站在對門。忙又縮回身子。將剛才寫的那張寫字條。藏在貼身衣袋裏。然後走出房門。直到那邊茶房集會的地方。因與房間相距很遠。所以也聽不着他們在那裏說些什麼話。祇有末後聽着幾句聲浪稍稍提高的語音。說『……我要去了。等一會託你向他說一聲。將這張字條給他看好了。……』章樸聽了這幾句尾聲。他的心血沸了。那一顆小小的心房裏。不知怎的忐忑地亂跳着。便回身又向他朋友湯君報告道。我的第三步計畫又成功了。伊因為在這裏有許多不方便。已向茶房說了。並留下一字條兒給我呢。他說了。不覺手舞足蹈起來。並在桌子上倒了一盃葡萄酒吃了。藉以表示他的作戰計畫。已十二分成功。該浮三大白。唱一曲奏凱歌了。他狼滿意坐在桌子旁邊。亂唱着不成調的歌曲。只等候茶房來和他傳述佳音。過了一會。那茶房却並不過來。於是他

狠埋怨着他的朋友不好。如果這時候這房裏沒有朋友同住在一起。那麼這茶房一定過來和我說了。因為這些事是不好意思和不相干的人說的啊。想了一會。章樸便緩步的走到茶房集合處去。來來去去的走了幾遍。那茶房仍聚着打撲克。却並不向他打招呼。他又懷疑了。難道我的理想不對麼。不會的。他們這班下流東西。那裏肯忠人之託呢。自己顧自己的賭錢要緊咧。於是他氣氣憤憤地回到四號房裏。按鈴叫茶房。茶房答應着進來說。有什麼事呀。章樸經他這一問。真氣極了。他想什麼事呀。你問我。我倒要問你咧。但是他又沒有勇氣訓斥他。祇得低聲說道。那十一號裏客人去了麼。茶房說。是的。章樸說。伊不同來了麼。茶房說。是的。伊搬到別家旅館裏去住了。章樸說。伊留下的字條兒是給誰的。茶房說。是給伊的丈夫的。章樸聽到丈夫二字。好像背脊上澆了一壺冷水。不覺打了一個寒噤。

便說道。你可否將這紙條兒給我看看。我要看他的字寫得好不好。茶房說。這不好給你看的。章樸說。爲什麼呢。茶房說。你看了會生氣。章樸說。我不生氣。不相干的事我生什麼氣呢。於是茶房就將那張字條兒遞給章樸。

『雲奇：此間不可復住。因對面新來二客。舉止輕佻。行動離奇。妹已遷至過街孟淵。哥到速來。房金已付清。妹月』

苦肉計

王蓮魂賃住的房子。是二樓二底。他的樓上的向南窗子。和伊住的一百廿號的後樓窗正正相對。中間所距離的。祇有一條闊約七八尺的衞室。兩方面的語言聲浪。都能夠傳得到的。王蓮魂住進這房子以後。每天晚上終聽得到伊在對窗裏讀古文的聲浪。早晨在床上睡覺的時候。又往往被伊彈的片婀娜的琴聲。將離夢輕輕喚回來了。蓮魂心知伊是個中西文博通的人。又是個愛好美術音樂的人。與自己的心情完全相同。蓮魂因為傾佩伊的學識藝術的緣故。愛伊的熱度也隨着一天一天的高起來了。

有一天。蓮魂起來得很早。大約是上午七點鐘時光。他就倚在窗欄上。向對面望去。彷彿瞧見有人在那裏擦牙。悉率悉率的聲浪從窗簾格子縫裏一陣

陣透達出來。蓮魂心想這就是伊了。雖然兩個人的中間隔絕了一張無情的竹簾。但是在蓮魂的眼光裏探測過去。覺得那個人實在美極了。並且覺得伊那時也正在瞧他。彷彿伊又在那裏向他笑了一笑。這一笑中間。如果用化學分析的方法來分析起來。也不知其間帶着多少愛的成分呢。蓮魂這時真着了迷了。他想也用一種方法來表現他對伊的愛。可是想來想去終是沒有法子。他想寫信麼。恐怕太鹵莽了。且時機也未成熟。說話麼。那更不行。倘然問了一句。伊竟假裝着不聽着。或竟反過臉來。那不是更不好麼。絞了幾天腦筋。方始想到了。他想伊每天總是七點鐘起來的。起來之後。第一樁的事就是擦牙齒。他擦牙齒的地方。又一定是在這窗下的。那麼如果自己也天天在七點以前起來。等聽到伊擦牙齒聲浪傳到的時候。便也用一條極堅硬的牙刷。拚命地向自己的牙上擦。發出一種又宏亮又慘厲的聲